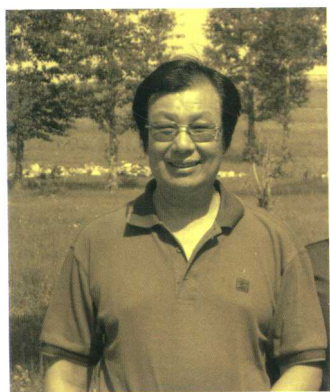




乞王天下

QI WANG TIAN XIA

马宝山◎著

有现实生活的叙述：有农村，草原牧区生活的追忆；

有对错误人生的悔忏记述：有对历史故事的新解。



乞王天下

QI WANG TIAN XIA

马宝山◎著

有现实生活的叙述：有农村，草原牧区生活的追忆；

有对错误人生的悔忏记述：有对历史故事的新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乞王天下 / 马宝山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2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316-6

I. ①乞… II. ①马…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24890号

乞王天下

马宝山 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张慧梓

封面设计: 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316-6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 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想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主 编	001
白 活	036
猎 人	060
草原深处的村庄	069
蔚蓝 一个民族英雄的梦	086
萨县抗日英烈考	125
辽西匪事	142
小镇人物	155
乞王天下	167
叩安天下父母	182
终极对话	187
苍天亦怒	191
编 后	195

主 编

1

都把写作叫做一种手艺活儿，写作，就是干活儿。写作这个活儿我也干了十多年，手艺也算拿得出手，就浪下些虚名，被当地作家协会推荐进京，在中国文学最高学府——鲁迅文学院学习了四个月。前天中午在学院食堂举办结业宴会，喝的酩酊大醉，被同学塞进卧铺，坐一夜火车回到黄河岸边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城市。一下车就被一帮朋友直接拉到一家酒店，接着喝……

酒桌上，我的同学吴新文悄悄对我说：“你的好事来了。”

“什么好事？又得了你组织评选的那个文艺振兴奖？你快拿去给那些文学女青年吧。”吴新文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当处长，每两年组织一次文艺评奖，那些评不上奖的文友常常这样埋怨他。今天我也是顺嘴说了我这位老同学，心里过意不去，和他碰一杯。老同学不介意，伏在我耳畔小声说：“真的，明后天部领导就找你谈话……”

吴新文的话被大家搅乱，酒过几巡的文人大多无形，乱糟糟的我们什么话也说不成，只有喝酒斗嘴，东倒西歪地走出酒店。

第二天，我还在睡觉，被妻子叫醒：“快起来，宣传部来电话，叫你马上到李副部长办公室。”

我这才想起昨天吴新文的话，胡乱洗一把脸就打的直奔市委，推开五楼李部长办公室的门。这位四十来岁的女部长兼着我们文联的党组书记

记，她什么时候都是一身清雅的干部装，一向不苟言笑。我们常常在文联见面，她总是微微一笑，并不多说什么。今天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问我在北京的学习情况，话很快就进入主题，就是吴新文说的好事——让我出任《云海》杂志社负责人。李部长说：办好杂志，培养新人，把《云海》办出特色，办出影响。我表态说：既然领导安排了，我可以试一试，做不好再换人。李部长在告别时与我握了握手，在松开手的那一刻，她还增加了一些力度。

我走出市委办公大楼，八月的阳光一片灿烂。

第二天，李部长领着市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到文联宣布对我的任命。那位科长特别强调：沈汉同志任的是杂志社的常务副社长和执行副主编。

我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行使我的《云海》杂志执行主编职责了。

根据我开列单子添置所需的办公用品已经摆放在办公室里，有着灿烂笑脸的冯丽还自作主张又添加了一台立式饮水机，饮水机的规格品牌与文联白象主席用的一模一样。我背靠高背椅坐下来眼望天花板，心里装满了自得。

下一步该做什么呢？办杂志编务工作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还不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编务上，阅稿、审校我叫编辑干去。我要做的是把握住杂志社的大局，尽可能多地抓住杂志社的人权和财权。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的因素第一。又说：世间最重要的是人……对一个部门的领导人来讲抓住人就等于什么都抓住了。在杂志社我自然管不了人家白主席白主编的事，但是决不允许让他压我一头，宁可开罪他也不能有丝毫的退让，对别的人我要团结争取，最后达到控制在手里的目的，这样以后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我想召集大家开一个会，这个会既不能瞒着白主席开，又不能叫他出席这个会，这就需要我寻找一个恰当的机会了。

这个机会没过几天就来了，市文联白主席收到市委办公厅的通知，说明天上午九点，市委书记邀请市文化局、文联的领导，一同去医院探望一位蜚声全国画界的老画家。白主席是非去不可的，这个机会使他既能接近市委书记，又能博得关心尊重老艺术家的好名声，说不定还能在电视里出头露面，这是多么光彩露脸的事啊！快要下班时，我告诉冯丽

通知大家明天上午九点钟开会，杂志社的人谁都不能缺席。最后又特意嘱咐她一句：白主席那儿你就别管了，我去跟他讲。我这样做是不想叫白象知道明天开会的事，以防他多疑生变。我必须搞突然袭击，既让他同意开会，又让他没有时间参加这个会。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办公室搞卫生，不一会儿别的人也都陆续来上班了。白主席这时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告诉司机下楼准备去医院。在他将要出门时我拦住说：白主席您要出门吗？这可怎么办，我想开个会给大家讲一讲劳动纪律，还有下一期刊物的稿子跟编辑们碰一碰……

白象的胳膊像企鹅似地左右一摆：我跟市委书记出去办个公务，这个会就不参加了，你招呼大家开吧。我的目的达到了，转身告诉冯丽，通知大家到六楼会议室开会。

我回到办公室往茶杯里续满水，把昨天晚上准备在会上讲的几个问题又仔细斟酌一遍，还有意晚进会场几分钟。会议室里在岗的九个人全到了，今天我一反过去文联开会时找角落扎堆坐的习惯，而是坐到会议室中心位置上，再把左右两边的椅子推到后边去，制造出一种分隔和距离。不是有人说距离产生美吗？我说距离还产生威严，距离还会在人与人之间分出高低层次呢。

我在会上的讲话是以朋友和同事的语气，又像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很随便的样子，说道：白主席他出外办事去了，他让我给大家开个会，会咱得开，领导的安排嘛，聊天咱也得聊，先说我自己吧，我来杂志社有人说我当官了，谁稀罕这破玩意儿，又苦又累又麻烦，哪如写小说又出名又来稿费。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几年我的稿费收入每年翻番往上涨，我那套 140 平方米的房子用啥买的，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去北京体育学院学踢足球，摔断了腿又改学美术，先后五、六年了，每年都得花一万多元，这些钱从哪儿来的？都是写小说挣来的嘛。这七、八年挣了多少稿费？我心里都没数了，可我知道来杂志社就挣不了稿费了。可是不来行吗？李部长那天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党章可有个人服从组织这一条啊。那天你们都看见了，安排我这样一个角色用得着组织部宣传部领导来宣布任职决定吗？这不说明组织上对这事很重视，也表明对我的信任吗，对不对？我不想辜负组织的信任，想和大家团结一心搞好

杂志社的工作。我在这里先做一回小人把丑话亮在前头，谁嫌这个庙小放不下自己，谁走人，留在这儿就得好好干，找茬闹事，到上边反映告状我都不怕，咱文学圈就有人喜欢搞这个，动不动找宣传部，值不值得的事找人家书记，谁到上边告我的状，把我告下来我给他磕头。古人有句话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借用这句话：沈汉不畏权谋，何以权谋惧之。

我越说越来劲儿，接着变了声调继续我的讲话：我在这里郑重地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在我的副社长任命前面“常务”两个字，在副主编前面“执行”两个字，我想大家都是明白人，我就不多说了。

我停顿住，在每人脸上扫一眼，发现大家刚才满不在乎的劲儿没了，都端端正正地坐着听我的话，我接着诈唬：下午编辑部麦主任把今后编刊的设想和计划写出来。办公室的冯主任搂一搂咱们的账，今年咱账上进多少，出多少，欠多少，账上还有多少钱，年内市财政计划还能进多少钱都给我详细列出一个单子，明天一并交给我。另外，请大家注意遵守劳动纪律，有事必须找你们科室主任请假，我有事就找主任。对了，听说以前主任准假权限只有一天，从现在起主任有三天的准假权，前提是允许耽误工作。

我讲完话就宣布散会，根本就不叫他们讨论。我知道一叫他们讨论，他们就会像鸡一嘴鸭一嘴的叨扯，我讲的话大半就会变成耳边风。

2

早晨，我刚到办公室，麦柯和冯丽紧跟着进来，一个把下一步编刊的计划交给我，一个把今年经费收入支出情况列表放到我桌子上。我让他俩这么做用意有二：一是试一试他们对我这个新任副社长副主编布置的工作是什么态度；二是我最关心杂志社的经费情况。

我拿起冯丽交过来的经费使用情况表，一页一页地看，让我大吃一惊。市财政全年拨给我们的经费是68万元，十几个人的工资占18万元，社里的一辆车年检维修用油就4万多元，职工各种保险加上住房公积金

6万元，职工每年的取暖费大约有3万多元，再除去办公费，办刊经费就只剩下十几万元了。今年前8个月的支出情况是：工资支出10万元，白象二月份去云南大理参加“蝴蝶泉散文笔会”报了1万3千多元，六月去新疆参加“边疆地区文学期刊研讨会”又用去1万4千多元。今年的印刷费没付，稿费没寄，编辑们的编校费没发，现在账上只有13000多元。市财政按月往下拨款，我算了一下后几个月市财政还能拨来30来万元，除去后几个月的工资、取暖费、六大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乱七八糟的费用后剩下不到8万元。这一年的印刷费从哪儿出，一年的稿费怎么解决？编辑们的编校费怎么办？

我问冯丽，每年的经费缺口怎么办？她说：“以办笔会或者搞活动的形式打请款报告，找市委领导签字，跑十趟八趟的从市财政局也能要来十万八万的。现在越来越难要了，磕头作揖装孙子跑断腿也就能要来三万两万。”

我说要来三万两万元钱开笔会哪够用啊？冯丽说开啥笔会呀，白主席当了六年的主编了，一次正儿八经的笔会都没搞过，以开笔会的名义要下来的钱一到手，就找十几个作者到附近旅游点转半天吃一顿饭就算开了笔会了。白主席说，现在全国的笔会都是这样转一转，吃一吃，玩一玩，要不这两年都不叫开笔会了，改叫什么采风活动了。

怪不得刊物约不来好稿，怪不得有那么多作者到宣传部反映白象的问题。看来他当主席、主编的日子真的不长了。

我在冯丽拿来的报表上粗略地算了一下，今年的亏空在8到12万元之间。我知道白主席是从来不跑钱的，他老人家以著名作家自居，从来都不弯腰，不低头，不做笑脸求任何一个人。磕头作揖求人要钱的事都叫冯丽来做。这两年冯丽也不卖力跑钱了，因为白象曾许诺过她的事一个也没实现，眼见白象不久就要退休了，冯丽就敷衍了事混日子。

办刊经费不足是主编最头痛的事，就叫我给碰上了，更让我犯难的是我暂时还不能把手伸得过长，不能去管杂志社的财务支出情况，更不能因为钱的事去冒犯顶头上司白主席。可是这样下去能行吗？

我是一个为目标而强迫自己的人，这种性格成全过我，也坏过事。现在杂志社的事沾在我手上了就一定要办好，不能犯患得患失的错误，

但必须有两个前提：一、做事必须占住理，让别人说不出什么，二、必须想好让对立面在一定时间内理解并能原谅自己的过失的做法，最好是通过某种补偿使对方忘掉不快。想做成一件事没对手、不树敌是不可能的，但高明的人总会把对手变成盟友，也能把敌人变成朋友，然后再去寻找对手，再去树敌，这样在一次又一次树敌，一次又一次变敌为友的循环中推进你的事业，也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

我在寻找机会，也想着得罪了我的顶头上司后如何挽回，在适当的时候出手，不然白象最后留给我的是沉重的债务和积重难返的种种复杂矛盾。

人最难受的不是遇到矛盾，而是面对矛盾的时候束手无策。我既然想好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心情就一下子好起来了。

心情一好，就想给最亲近和最想念的人打电话。我拨通了北京郝影的电话，怪声怪调地学了一声猫叫，这是我们通电话的第一声问候。郝影听了果然兴奋异常，却带着许多怨气质问：怎么一个多月了连个电话都没有？又培养了一个女作者吧。我说：我是那种见异思迁薄情寡义的人吗？郝影在那边说：你以为不是吗？你们男人哪个不是这样，特别是与文学沾边的男人。恨不得把全世界的漂亮女人都变成自己的情人……她越说越不像话，我怕再说下去就要破坏我此时难得的好心情，就转变话题，把这一个月忙乱的事告诉她，并一再表示歉意。

郝影是我在鲁院的同学，在北京一家青年杂志社当编辑。女人毕竟是女人，几句好听的话她的心就软了，电话里传来唏唏嘘嘘的声音，使我心中荡起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3

早晨醒来头有点沉，身子也是软软的，就赖在床上不想起来，这都是昨天晚上喝酒喝的。

昨天下班我就骑车子来到丁老师家，看见他趴在桌子上校对稿子。他是一位敬业的人，多年的编辑，不图名不求利，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对编辑刊物有着很深的感情。

丁老师见我来了，就吩咐老伴到楼下小饭店订几个菜上来。她老伴说：这用不着你说，沈汉在这个时候来不就想着找你喝酒说话的吗？她说着就下楼去了。

我来找丁老师是想听一听前几天那个会后，大伙儿的表现和看法，我做的是否得体，有无欠妥之处。还有就是明确向他提出助我一臂之力，替我把好刊物的质量关。我知道他这些年与白象合作得并不好，请他为了我，改变态度努力办好刊物。

丁老师的老伴把买好的几盘菜摆在我们面前，就下楼跳老年舞去了。丁老师打开一瓶蒙古王酒，几杯酒下肚，他就说了：“沈汉，还真看不出来呀，官场上那一套装腔作势阳奉阴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套你还真玩得来呢。”我问：“是不是玩得过了一点儿，有无欠妥之处。”丁老师说：“也无太大的欠妥之处，就是楼下的你和楼上的你，昨天的沈汉与今天的沈汉怎么一夜之间就全变了，这个转变太快太突然，人们一下子怕适应不了，就拿鲁迅先生的那句‘人一阔脸就变’的话，往你身上套，就说你一当官就变脸，这怕与你不利吧？”我点头承认他分析得正确，我们碰了一杯酒喝尽。丁老师又说：“那天在会上你还郑重提醒大家注意你职务前的‘常务’、‘执行’四个字，还叫冯丽整理出经费收入支出报表，对一个协助工作的副手来说这是最犯忌的，你就不怕有‘耳报神’？”

我认为丁老师的提醒很重要，不过我有另外的考虑：第一，让大家明白组织上对我任命的长远意义，我也打算认真干好这个角色，让大家都清楚不久之后杂志社所有的事都会由我说了算。第二，我要看一下谁会通风报信说三道四当“耳报神”，我就对谁不客气，给他来个下马威。丁老师有些杞人忧天：“谁当‘耳报神’你能辨清吗？”我哈哈一笑：“谁通风报信给白象，不过半天我就从白主席的脸上看出来，通的啥风报的啥信，都写在他脸上呢。”

丁老师眼神有些怪怪地看着我，说：“这些年你埋头写小说，咋还学会这些东西？”我说：“还不是你教我的吗？学会观察生活，学会分析人物嘛。”

昨天的酒一直喝到九点多钟，也说到九点多钟。

丁老师的分析和考虑都是有道理的，我不能跟白主席公开对立，那样很难合作，也就不好开展工作，对我个人的名誉也有影响，我想只要减少白象非正常的差旅费报销，至少不能让他再过多地挤占办刊经费。在这一点上必须有办公室的冯丽支持和配合才能实现。我还想必须为杂志社办实事，为编辑们争取到更多的利益，这样才能达到使他们听我话，围我转而且疏离白象的目的。当然，在表面上一定不能让白象感觉到这是在孤立他，在削弱他的领导地位。相反，必须使他感觉到我沈汉是在努力配合他工作，把成绩功劳往他身上加，我相信只要做得机智巧妙一些，这些是不难办到的。

这个机会就在眼前。

国庆节和中秋节马上就到了，各单位都为职工发钱分东西。文联虽然经费紧张，听说也要给每一个人二百元的过节费。杂志社这边还没动静，杂志社如果表示一下意思也不会超过文联的二百元。我不想叫白象给大家发这二百元，那么，我就想办法为大家谋福利了。

人就是因为动脑子才成为高级动物的，只要动动脑子总会有办法的。我翻出积压多年的各种通讯录，一页一页地找能帮我忙的人，当看到黄德善这个名字时我的眼睛一亮，就是他了。

黄德善是我在二十年前认下的干爹。

二十年前的一年夏天，我和一帮文友到黄河边玩。中午在河边的柳林里野餐，几两白酒喝得一身燥热，与几个也是燥不可耐的文友壮着酒力想畅游黄河。但他们都不敢往河心里游，只有我酒壮英雄胆游向河心。黄河水表面流得缓缓的，水下却是急流汹涌，有的地方还有漩流，我刚接近河心就遇上漩流，两腿就像被女妖缠抱住似的往河底里拖曳，两条胳膊舞舞乍乍着身子就往水下沉，开始还能听见岸上人们的大呼小叫声，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炕上，一群人围在我身边，有两位是我的文友，另几位是陌生的农家人。

他们给我喂了几口水后我就完全清醒过来了，文友说是这家的老爷子在河边放羊时听到大家救人的呼喊声，下河把我救上来的，可当我提出想见这位救命恩人时，他的家人说他又去放羊了。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们才找到一辆来村里送木料的车返回城里。

两天以后，我和女朋友兆英骑自行车跑了五十多里路，带着谢恩的礼物酬谢救命恩人，并磕头认这位放羊的老汉做了干爹。干爹膝下一儿一女，男的比我大一岁，我管他叫干哥，女儿比他哥小十一、二岁，自然成了我的干妹子。

二十几年来，我每年中秋、春节都到村里看望老人。我和兆英结婚，生子，干爹干娘都像一家人似的操心帮助，在兆英坐月子时，干妹子还侍候了一个月。只是这几年我的腿脚懒了，走动不像以前那么勤了，但一年两年的也要过去看一看，一直还保持着往来。

我干爹已年过古稀，可身子骨还硬实，也就不肯放下羊鞭子。前几年为了卖他的羊曾找过我，我也费些心联系过几个单位，但成功率很低，以后干爹就不再麻烦我了。现在我想给大家整点福利，何不去从干爹那儿弄几只羊呢。

我跟白主席谎说到乡下探望一个病人，就带着司机小佟来到黄河边上的干爹家。

干爹家日子过得不错，青砖围着一个大院子，亮亮堂堂的一溜儿房子很是讲究。干哥当着村支书，又承包河边的一个大鱼塘，干妹子出嫁了，也在村里开着个小门面卖日用杂货。日子富裕了干爹就雇别人放羊，他在家享清福。

坐在葡萄架下吆三喝四打扑克的干爹见我来了惊喜地叫道：“哟，我干儿子来了。”说完把手里的牌一扔，不玩了。他送走几个牌友，把我和小佟让进屋里，也和城里人一样打开冰箱拿出几种饮料让我们挑着喝。

我那爱唠叨的干娘问过我，又问兆英怎么样啦，问我儿子在北京怎么样啦，问得干爹就烦了：“啥时候了还唠唠叨叨个没完，吃过饭说话行不？快去喊黄菊过来做饭。”干娘这才出去找我那干妹子，不大会工夫，干哥干妹子一块回来了，两个人大包小袋地拎来不少吃的东西。

从小有点娇惯的黄菊一进门就讽刺我：“嘿，从哪儿弄了一个破车到咱村来摆谱。”干爹拿眼剐了她一下，她对着小佟不好意思地吐了一下舌头就到厨房做饭去了。我这位干妹子一直对我不客气，特别是在几年前她不知从哪儿看到我写的一篇很低俗的中篇小说后，在她眼里我就成准坏人一个了。她还专门找到兆英警告说：“嫂子，管住点我干哥，

满脑子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弄不好就学坏了。”兆英后来也找出我那篇低俗的小说读了一遍，真的还提出警告。

我在酒桌上把这次来的事跟干爹一说，他答应得很痛快：“行，过两天我把羊杀了叫你哥给你送到单位去。”

在返回城里的车上，我告诉小佟先不要把这分羊给大家的事说出去，等把羊分完了再说。从干爹这儿要三十只羊是一定要给钱的，可什么时候给，我心里可是一点儿没底。

第三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干哥把宰杀好的羊送到楼下。他用门房的电话和我联系后，我叫小佟跟我一起下楼，带上拉羊的车趁中午大家都在家，一家一家把羊送过去。

我最先到的白主席家，从车上卸下两只羊，说：“白主席，要过节了，我通过关系弄来几只羊，咱杂志社每人一只。”白象听了说话就有点哆嗦：“这，这钱从哪儿出呀？”我说：“不用咱单位出，我有别的办法。”白象还是疑惑地看着卸下来的两只羊，说：“一人一只，怎么卸下两只呢？”我说：“一只分给你的，另一只是我送给你的，过节给白主席表示个意思吧。”第二家是送丁老师，也卸下两只羊，也说一只分给他的，另一只是我送的。剩下的人也都一一送到他们家中，一家一只。到了小佟家，我叫干哥放下两只羊，小佟只收一只，另一只说什么也不肯留，我说这是我送给你父母的，硬是给留下了。下一站我不想再让小佟跟着了，让他留在家里。我上了干哥的车，在车里给宣传部的同学吴新文打电话，叫他马上到楼下的凉房门口等着。几分钟后我们的车就停在他楼下的凉房门口，把车上剩下的五只羊全卸下来抬进凉房，小声跟他说：“这五只羊你留下一只，另外四只羊晚上抽空给部里四个头头送去。”吴新文说：“你这可是变相行贿啊。你把我拉进去，让我替你当小工。”我说：“你以为我白送你一只羊吗？那是付给你的劳务费。”说完钻进车里请送羊来的干哥喝酒去了。

4

国庆节放了七天假。上班后，我在同事们脸上看到如同太阳般明媚的笑脸。后来听说是司机小佟把我从乡下弄来羊分给大家的事告诉给他